



# 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

(二十四)

本版稿件由《湛江日报》提供

站台上,行李箱的轮子碾过积水,声音像撕开一页旧日历。离开不过两月余,再踏上这片土地,竟生出几分近乡情怯的恍惚。

初到湛江,是22年前的8月。那时,我们一行37人,怀揣梦想,在经历了42小时的火车颠簸后踏上了这片土地。我怀着刚满8个月儿子的他,轻轻的呼吸扑在我的颈窝,跟着火车鸣笛在我的怀里跳动。窗外的景物,从北方高大的乔木,渐渐换成南方低矮茂密的繁绿。湛江用一股热浪接待我们母子——到站时,火车门打开的刹那,热中带潮的热浪迅速将我们包裹。双脚踏上这片热土,仿佛置身于滚热的蒸笼,可天空却蓝得格外动人。

那时我不懂湛江,不懂这座海滨城市的脾性,不懂台风将至的征兆;不懂榕树垂下的根,扎进泥土便能长成新的枝干;不懂早市筐里那些奇形怪状的海螺,哪种适合白灼,哪一类又该爆炒;不懂单位老莫眯眼望向窗外那句“台风要来了,得赶在风雨前把活儿干完”,是基于什么判断。

后来的22年,时光都将这些一一教会了我。儿子在海风中节节蹿高,我在单位门前的海枣树下,从初入社会的青年,也渐渐长成了被人等待的母亲。

这座城市不动声色地陪着我们成长。观海长廊的栏杆换过三回漆,金沙湾的沙被台风卷走又填回。当年一同追梦的伙伴,渐渐又已奔赴各地;身边的朋友,从大多是讲普通话的,到慢慢多了讲吴川话、雷州话、白话与客家话的。22年了,红树林却依然还守在老地方,根须深扎淤泥,稳得一如22年前。

再次望见熟悉的街景,出租车司机随口问:“探亲还是旅游?”我微微一怔,轻声回答:“回家。”

## 雷州年粿

文泽鹏

在雷州半岛,“做粿”贺年的传统,以今人眼光来看,也许有点土,但正是这种“土”,在腊月的乡间演绎着浓郁的红土风情,为年味留香锁鲜。

雷州年粿是承袭稻作社会的节庆饮食习惯,象征着吉祥、喜庆、团圆和丰收,是雷州人贺岁拜年不可或缺的“硬件”。寅吃卯粮的年代,人们囊中羞涩,“不来不往互不知,来来往往两头蚀”,俗语道尽了世态人情的尴尬,年粿是维系亲情最后的黏合剂。正月里来走亲戚,年粿作礼是他们从容的底气,往来“蚀”得起。因此家乡人对“粿事”很是看重,收成的糯谷早预留,摘下的椰子藏起来。

做年粿是费力而又繁琐的年事。记得腊月廿三廿四,母亲总会拿出糯米来泡缸,两三天后捞出,置于篾筐里沥干。把石碓洗干净后,就招呼我们来搭手,我们踩着碓杆,碓头一仰一落,重重地砸在碓臼上,“嘭嘭”的春碓声响彻宅院。母亲在碓头翘起的瞬间,不时伸手翻搅白底的米粉,又及时舀起过筛。一天下来,几大筐糯米春成了雪白的米粉。

父亲则专注于年粿调馅。油锅烧至冒烟时,他先是倒入椰丝、花生碎,铲碎快速地翻炒,香味渐浓,伺机撒上八角、砂糖和冬瓜糖。馅料与火候悄然合谋后,一缕缕馥郁夺门而出,沁人心脾。

次日,母亲把桌子挪到院子里,米粉摊在簸箕上,将浓稠的糖液浇上去,搅作一团,她按着粿坯又揉又搓,才交给大姐“捏粿”。只见大姐扯出一小撮粿坯,挟在两掌之间旋搓,粿坯就变成橙子大的丸子。接着,她拇指往粿丸一戳,五指利落落地捻捻捏捏,粿丸立马变成柔软的皮囊,再舀来几勺馅料塞入粿肚,收口、掐蒂,最后给它贴片绿芭蕉的芭蕉叶。

父亲早把灶膛喂得通红,灶头腾起袅袅的蒸汽。蒸粿大约半小时,对于嘴馋的孩子,这是兴奋而又煎熬的时刻。灶间隐约飘出粿香,我常忍不住地问“熟了吗?”,总是招来母亲的瞪眼。后来我才晓得,这是蒸粿的忌讳,据说频频的催促,恐会惹恼灶神。

随着锅盖的揭开,一股椰香糯韵弥漫灶间。我涎瞪瞪地凑上去,只见篾筐摊着一个个巴掌大的年粿,玉白的肌肤,披着蔫巴巴的木叶,被激发出五谷本真的天香。母亲顾忌我口无遮拦,塞我一个年粿,把我支开。我欢快地溜出村巷蹒跚,与伙伴们攀比着年粿,大快朵颐。刚出锅的年粿,糯皮包裹着椰丝的幽馨、花生的焦香、瓜糖的甜脆,浸润感官……这在少年的感知里被定义为年味,并在季节轮回里翘首以盼。

离开家乡多年,走南闯北尝过不少的美食,但我始终觉得年粿是我舌尖上的至味。每年腊月,我都会收到家乡的年粿,尝着我感觉已不是简单的果腹之物,而是一幅承载昔日家人团圆、忙碌、欢笑的温暖年画。

## 再顾湛江鲜

柴艳红



湛江的“鲜”是藏在日子烟火里。  
蒙海龙 作

车子驶过椴川大道,紫荆花的叶子在风里摇出细碎的沙沙声。摇下车窗,咸润的海风扑面而来——是了,就是这个味道。不是任何旅游手册会描写的味道,却是浸进衣服纤维、钻进枕芯、印在儿子每一张周岁照背景里的味道;是只有归人,才能认出的、家的密码。

而真正读懂“鲜”字,是在湛江的菜市场。

清晨6点,霞山东风水产市场的灯光,把鱼虾照得通体透亮。卖蟹的阿婆一眼认出我:“好久不见。”语气轻得像

我只是隔了个周末没来。她掀开湿布,梭子蟹还在轻轻吐泡:“今早4点的船到的,你闻闻。”

我俯身——不是腥,是海本身的气息;是盐分、海藻、阳光与风揉在一起的清鲜。22年前初尝时只觉寡淡带腥的白灼虾,22年的细细咀嚼,如今已是满口回甘,一如岁月熬出的高汤,鲜美。

原来湛江的鲜,不在舌尖,而在日子里;是菜市场阿姐帮我挑鱼时多叮嘱的一句,是楼下阿婆见我拖着行李还要硬塞过来的一把荔枝,是回公司见到老

领导、老同事时那份真诚的关怀与叮咛,是大家一起在球场上打拼,笑到直不起腰的时光。

湛江,这座城市从不大张旗鼓地示好,却会在你离开又归来时,悄悄备好你爱吃的虾蟹,养在清水里,等你下锅。

傍晚带儿子去渔港公园。6岁那年他曾仰着头问我:“妈妈,海有多大,有没有尽头?”我搜遍脑海认真地给他解答。如今他长得比我还高,望着同一片海却已会轻声感慨:“妈妈,海的尽头,就是起点吧。”

潮水正退,沙滩上留着赶海人的脚印。脚印会被抹去,海水总会涨回来,一如22年前拥抱初来乍到的我们,也像两个月前默默目送我离开;又像此刻,张开臂膀稳稳迎接。它不是籍贯上的故乡,却收容了我全部的漂泊。

夜色渐浓,归港的渔船灯火点点。卖糖水的小摊支了起来,一旁炭烤生蚝的香气,混着海风漫卷。一碗清补凉沁入喉咙,舌尖化开的不只是清甜,更是这22年扎根于此的鲜甜与五味。它们已沉淀成湛江最动人的底色——不是惊艳的一顾、二顾、三顾,而是每一次回望,都能尝出的新鲜。这新鲜来自大海,更来自我与这座城市之间,一次次相互辨认、重新拥抱的寻常日子。

渔火亮起,沿岸灯光璀璨,海天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。像初来时满心的新奇,更像一幅平凡温柔的日常。此刻,已分不清哪是海,哪是星;而我,也已分不清,自己是归人,还是故人。

一顾倾人城,是初见时的心动;再顾湛江鲜,是归来后,每一段寻常日子都泛着海的光泽。

湛江这“鲜”,是重新认出你的那一刻,满城潮汐都为你放慢,等你用余生一次次回望,慢慢细尝。

## 甜蜜半岛

朱华棣

(散文诗四章)



“菠萝的海”丰收。  
蒙海龙 作

### 廉江红橙

蓝天高远,红土地生香。这香气源自于橙林,源自于“中国红橙之乡”,源自于雷州半岛廉江数万亩橙园。

这个季节,廉江大地上的橙林,缀满一簇簇红色的“小灯笼”,它们高高低低的站在枝头,或隐或现,在翠绿的枝叶间,在金色的阳光下,随风起舞。

鸟瞰橙林,橙红点点,亿万万个橙子被阳光轻吻,被绿叶托举,光彩照人。

近看枝头,橙子果蒂处洇着一圈胭脂色的红晕,宛如害羞的少女,娇美可爱。微风拂,清香四溢,令人沉醉。

廉江红橙,果皮薄,果肉橙红,多汁化渣。剥开橙皮,咬上一口,汁水在舌尖爆开,清香甜美的滋味,让人回味无穷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国

### 徐闻菠萝

海的蔚蓝色包裹绿色半岛,辽阔的金黄在红土之上,在七彩田园之中。

“菠萝的海”,一个诗意的名字,一个真实的写照,在祖国大陆最南端,呈现。

徐闻曲界广袤的大地,连绵起伏的田野山坡上,一株株菠萝,举着一个个硕果,摆下天下盛宴。

大地为台,蓝天为幕,一季香甜果实,在红土地上,开席。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,奔赴这

### 菠萝蜜

一边青葱,一边芬芳。站成红土地上的风景,站成村庄的地标,站成游子思乡的乡愁。

像一支如椽大笔,抒写四季常青的篇章,又像一把巨型大伞,抒写岁月不老的童话。

一片片浓绿,包围村庄,泼墨原野,点缀城市。

菠萝蜜树,雷州半岛红土地上诗意的存在,像一幅幅色彩浓郁的南洋风情画,令人惊奇,又使人愉悦。

最早揭开菠萝蜜神秘面纱的是唐代文学家段成式,他在《酉阳杂

### 甘蔗

甘蔗林的绿色从北向南蔓延,直至交汇大海的蔚蓝。

收获的季节,穿行于雷州半岛的蔗海,深入一片甘蔗林的青葱,倾听甘蔗甜蜜的故事,感受乡村幸福滋味,令人无比惬意。

甘蔗林,绿浪翻滚,绵延不绝。一行行,一垄垄,一片片,甘蔗在田间默默生长,根须吮吸泥土的

七彩田园盛宴。白云引路,白鹭、海鸥,众鸟陪同。

南方之南,这“菠萝的海”,涌动金黄的浪波,沿地平线起伏蔓延,像要奔向天际,奔向更远的诗与远方。

走进田园阡陌小径,一颗颗菠萝列队欢迎,它们像一个个腰杆挺直的战士,接受检阅,又像一尊尊倔强的雕像,抒写岁月的荣光。

一颗颗菠萝,身穿龙鳞般的铠甲,头戴凤尾状的冠冕,布满尖刺的外表,接纳阳光雨露、星月碎屑馈赠,接受清风和鸟鸣,护佑内心的甜蜜与柔软。

组》中写“波那婆树”:“树长五六丈,一边青葱,叶极光净,冬夏不凋。”有趣的是,菠萝蜜树花枝短而粗壮,常被误认为“无花而实”。

雷州半岛上菠萝蜜的传说更加生动:数百年前,徐闻陈氏兄弟,在村中住过一晚,睡梦中闻到一阵香气,耳边仿佛有菩萨在念波罗心经,兄弟二人醒后得知院子种的果实叫“菠萝蜜”,断定此处是福地,决定在此定居,起名“菠萝园村”。村里人习惯将菠萝蜜称为“芭萝”,后来演变成现在的“苞罗园村”。

如今,雷州半岛许多村庄都有菠萝蜜树。成熟的季节,菠萝蜜树

养分,叶茎向着阳光生长,它们整齐排列,像卫士挺直腰杆,忠诚守护脚下大地。

它们又像歌者,身披青或紫自然华服,清风吹过,蔗海绿波涌动,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,像演奏生命的交响,甜蜜的乐章。

到了收获时节,镰刀的光芒闪现蔗林,一根根甘蔗应声而落,一捆捆甘蔗去往糖厂,抒写甜蜜的故事。蔗农弯腰劳作的身影,是季节

宴佳果的滋味,并不是徒有虚名。

“听着海风长大的”廉江红橙,吸收红土地火山岩风化层土壤蕴含的丰富养分,从春天橙花飘香启程,在夏日烈日朗照下成长,深秋夜露把果实凝结成糖。北风吹起,橙子褪去青色,披上红妆。红橙深藏一抹海风的韵味,清甜无比。

丰收的季节来临,金黄的果实映照一张张笑脸,果农们、游客们穿梭在橙林之间,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橙香。

金黄的果实,是红土地与亚热带阳光的结晶,是汗水与智慧的结晶,是大地献美的甜蜜,也是岁月赠予的劳动勋章。

橙香,萦绕心间。喜悦,洋溢脸上。一份甜蜜,温暖大江南北每一个品享廉江红橙的人。

一颗菠萝,就像一尊莲座,端坐岁月的殿堂,慈悲的心,济世天下。就像菠萝最初的种植者——倪国良,心系家园,怀着赤子情怀,不远方万里,引种菠萝,让菠萝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安家,造福乡邻。

剥开菠萝厚重的“铠甲”,挖去深陷的“刺”,金黄色的果肉,又香又甜。舌尖触碰的甜蜜,令人沉醉,蜜意绵绵。

“菠萝的海”,是丰收的海,是致富的海,更是甜蜜的海。

徐闻,一片流金的大地,一片七彩田园,也是人们梦想的天堂。

高挂黄绿硕大的果实,像一位慈爱的母亲,身边围着一群听话的孩子,成为独特的风景。

菠萝蜜,这典型的热带水果,果实硕大,香气浓郁,果肉金黄甘甜,是名副其实的“热带水果之王”。

行走在雷州半岛的村庄,常被菠萝蜜的香气萦绕,被菠萝蜜的甜蜜包围。

感叹先人的智慧,也感叹大自然的神奇。来自古印度的圣树,经过千年驯化,在雷州半岛早已“安家乐业”。

雷州半岛,就是一片辽阔的果园,一颗颗硕大的菠萝蜜高挂树上,像一个个金色的灯笼,升腾农家丰收的梦想,点亮农家红红火火的日子。

动人的舞蹈。收割的汗珠,映照镰刀的锋芒,析出幸福的密语。

一根甘蔗是一根甜,无数根甘蔗连接起生活的甜蜜。蔗农的幸福,被一根甘蔗诠释。

生生不息的甘蔗林,滋养生生不息的村庄。甘蔗林,是劳作的天地,是甜蜜的源泉,也是生活的画卷。

雷州半岛,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甘蔗的香甜,每一缕阳光都滋生幸福的滋味。

## 开在田垄上的油菜花

(外一首)

魏福迪

田垄上的油菜  
将花和蜜蜂  
从相机里倒出来  
天地相连的金黄  
在阳光下站成海的模样

迟暮的脚步  
把嫩绿的春意贴在田野  
彩蝶踟蹰着悠悠馨香  
春风那纤细的身姿  
和油菜一起摇晃

看蓝天下的怒放和盛开  
跟着那些飞扬的花粉  
衣袖上星黄如雨  
让花粉的喜悦  
填满胸膛与衣襟

绿得发亮的茎  
如一根伫立的线杆  
守望那片蓝天  
等待一个季节  
阡陌上开满黄色白色

荷锄暮归的农人  
跟着熟悉的童谣  
手握一根炊烟的诗意  
一根弹奏云朵的旋律  
把醉人的田间倾流到城市

### 飘零的风铃花

树上的风铃  
摇响春的圆舞曲  
一瓣一瓣雪花零落  
如雨飘于空中落于林间  
似低空的彩云温柔飘逸

花瓣簇拥  
纯净的秘密拆开柔美的  
记忆

一把油纸伞  
融入轻轻浅浅的黄色  
绽放的花是照亮三月的灯

落黄成阵  
如一瓣瓣雪花飘落  
停留在眼眸鼻尖双肩  
携着从容坠入记忆的扉页  
一次次召回新的生命

繁花秀木之间  
荡漾一股淡淡余香  
跟随春风春雨流浪  
飞舞在清凉的晴空  
草从绣出厚重的金黄

约定三月朝露的枝头  
听花瓣渐黄的歌声  
轻漫于空灵的乡野  
恬静进入初绽与怒放的  
春天

## 春天的大海

(外一首)

林奇

粼粼波光在春日里荡漾  
晨曦初现在湛蓝的海平面上  
橘红色的朝阳是我们的航向  
蓝天手拍下我们  
青春的浪漫与奔放

椰风送爽,浪花飞扬  
我们抬头,视线高过天空  
而大海在脚下铺展

翱翔的海鸥起起落落  
将我们涛声般的激情,波  
浪般的诗行  
写满在春天的海面上、路  
途上

### 开春之犁

锈迹斑斑的犁铧被幼绿的小草叫醒  
春风轻抚春雨滋润的田丘  
犁铧翻卷起吆牛声浪  
格式的水面跳跃起串串水花

势如破竹,锐不可当  
当田野的泥浪,四处散溢  
的阵阵泥香  
一直铺卷到天脚边  
开耕之犁,在三月春光下  
龙腾虎跃